



·一缕书香·

# 岁月深处的挽歌

——读刘庆邦的短篇小说《我往哪里去呀》

◇王虹建

作为当代著名的小说大家，刘庆邦老师已经年逾七旬，本是舍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，却以惊人的创造力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力作，诠释了文学之树常青的涵义。他的短篇新作《我往哪里去呀》语调自然，如话家常，写出了一位女性的生命真实。小说再现了那一段已然逝去的岁月，给人遗憾和感伤，还有一声深长的叹息。

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，情节并不复杂。五十多年前，女主人公宋耐英从县城高中毕业，是公社宣传队的宣传员，唱腔清亮，身姿苗条，在《朝阳沟》里饰演银环，在《红灯记》里饰演李奶奶，在《沙家浜》里饰演沙奶奶，所演的每一个角色，都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。我身为她的同事，也不自觉地为她的表演击节叫好。由于经常和吴克军联袂演出，宋耐英慢慢对他产生了好感，在心里悄然埋下了情感的种子。宣传队王队长有一个李姓外甥是东北边防军某部的军官，人称李排长。王队长把李排长介绍给宋耐英，把吴克军开除出了宣传队。在世人眼里，一个是年轻英俊的军官，一个是美丽大方的宣传队队员，应该是珠联璧合，可宋耐英就是对吴克军念念不忘，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偏差。和李排长结婚后，她生了一个儿子，不久就离了婚，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。多少年后，她受人蛊惑，迷上了一种功法，天天跟一帮人坐在地上练功。得了重病，她也不去医院看，相信通过练功就能把病练好，可惜很快就死掉了。

宋耐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，应属于英国评论家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，小说中的我、吴克军和王队长

皆是扁平人物，着墨不多。宋耐英唱腔好，学历高，大方自信，青春美丽，令人羡慕的条件理应有更好的人生，可她过于在意自己的感受，或者说内心存有某种执念，一直无法从失去吴克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：多年之后，我在老家休假结束回单位上班，在县汽车站买车票时，遇到了身为售票员的宋耐英。老同事见面，本应彼此寒暄，表现出足够的欢喜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她的冷淡与我的热情不够匹配，似乎还没有从精神的阴影里走出来。世事是一张无形的网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未来的铺垫。有的人能够看清你我他的分际，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有的人却错过了机会，在这个世人共谋的罗网里苦苦挣扎。宋耐英的青春之美如同昙花一现，接踵而至的就是长久的忧郁与怅惘。早年的光彩照人与后来的暗淡落寞形成反差，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。得了重病，她又拒绝治疗，美好的生命香消玉殒，使人不胜唏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我往哪里去呀》以极简的笔墨写出了一个女性的一生，是一曲生命的挽歌。

这个短篇有着迷人的调性，字里行间氤氲着经典的刘氏韵味。在长篇、中篇和短篇三种小说体裁中，短篇和诗的距离最近。它是一朵花、一场雨、一缕邻家飘来的肉香，或是一个人的背影，俗常中聚散悲欢的一个切片，虽不能像长篇那样展现广大的人生，却如同涓涓细流，滋润人的心田。小说的调性和诗意有关，又关乎语言的修养与节奏的张弛，是一个作家气质的集中体现，说到底就是他灵魂的气息带给读者的审美愉悦。我以为，小说的诗意和古典诗词的诗意不尽相同。古典诗词的诗意多是景和情

的碰撞，而小说须从俗世中来，是以文字为材质建造的一个精神世界，它的语言应该简朴、准确，不宜在字句中发力。《我往哪里去呀》以我的视角来写人物，不仅使人物的性格有确切的参照，还散发着作家人格的体温。我是小说中的角色，又是真相的目击者、故事的叙述者。这种实证的视角稔知女主人公的遭际，洞悉情感的幽微，有一种真实无欺的可信度。这也是小说调性的一部分。

在回乡讲学中，刘庆邦老师曾谈过小说实和虚的关系。实是柴米油盐，是街衢巷陌，是小说的物质外壳，缺少写实的功夫，小说便失去了可信的基础；虚是回忆，是想象，或是作家形而上的努力。这些精神内容看似很虚，实则是小说的魂儿，决定着小说的高度。在小说《我往哪里去呀》中，当我结束探亲假离开老家，在县汽车站遇到售票员宋耐英，作家这样写道：

宋耐英大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一个公共场所叫着她的名字喊她姐，她哟了一声，说谁喊我姐呀？

我说是我。我报上了我的名字，问她还记得我吗？

她在售票窗口内看了我一眼，说是你呀，问我去哪里。

我说了要去的目的地。她报了票价。我付钱给她。她把票给我。

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向来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世俗命题，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。聪明的读者当然明白，宋耐英不是在问我去哪里，而是在问她自己。

同时我还想提醒读者朋友，读完这个小说，且朝窗外发一会儿呆，咀嚼一下作家没有写出来的东西，这才是小说最有意义的部分。③22



·读书随想·

## 我推荐 加缪的《鼠疫》

◇宫林

前段时间，市里一文化部门叫我为读者推荐一本书，我几乎脱口而出——加缪的《鼠疫》，郭宏安先生的译本。

这三年漫长的新冠疫情中，看了两遍《鼠疫》，让我对《鼠疫》有了新的理解。过去阅读时，只把它当成哲理小说、存在主义小说，觉得作者以寓言形式，刻画了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惧，感到很遥远。加缪以实写虚，充满了象征和隐喻，写出了一部伟大名著。而今不同了，疫情就在身边，随时给我们的身心造成麻烦。我们真的能战胜它吗？面对随时出现的病毒，我们是否能与它“和平共处”呢？小说贯穿着人与病毒的搏斗，展示着生离死别的感人场景，友谊与爱情，投机与变态，还有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。外部美好的世界与可怕鼠疫的充斥，叫人思绪万千，不能平静，让人总是听到一个凝重的提示：病毒没走，就在我们生活的某个角落。

在新冠发生的第二年夏天，我朋友的女儿从法国留学归来，我也没问她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。一次聚餐，我发现她是那么喜欢法国文学。她谈到许多法国作家，从巴尔扎克到罗曼·罗兰，从雨果到萨特，从福楼拜到莫迪亚诺，都是大名鼎鼎的世界级文豪。最后，她微微一笑说，那些作家虽然厉害，但跟我缪比起来，还差着一条街呢！我缪才是真正的大师。他的《异乡人》多好啊。可惜死得太早，否则，说不定把文学的天花板提升到什么高度呢！再说，我缪帅呀，他叼着烟的那张照片真是帅呆了……

别说那些不太懂文学的人，就是我这个作家，自觉读书不少，当时也蒙了。其一，我没看过《异乡人》，其二，我不知道那个“我缪”是谁。

后来，避开他人，我虚心地问她“我缪”是何方神仙，那个《异乡人》又是讲什么的。她笑了，说我缪就是加缪啊。《异乡人》的主人公叫默尔索，麻木地回家奔丧，那才是在荒诞生命中的躺平啊！我一拍酒后晕晕的脑袋，明白了，原来《异乡人》就是《局外人》啊！我真是井底之蛙。我尴尬地笑着说，闺女呀，留学就是厉害，你可把我“缪”住了。

接下来我俩自然而然谈起了《鼠疫》。她说作为加缪的铁粉，自己差一点儿去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，寻找当年鼠疫发生的奥兰小城，看看城边的地中海。那个里厄医生可能就是缪的另一个形象，在绝望中坚持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身上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。在灾难不断出现的世界里，以人为本是多么高尚。是啊，加缪曾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：“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，可是仍然在期待……”这不正是我们在新冠疫情肆虐时的心态吗？③22

## 智慧的彼岸

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解读

◇张君民

(接上期)

### 第八章

【原文】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

【译文】

上善的人如同水，滋养万物而不争夺。汇聚在人们厌恶的低洼之地，因此近于大道。一个人居住在低洼之地，思虑深邃宁静，结交善良的人，说话守信用，为政精于治理，处事发挥特长，行动把握时机。正因为不去争夺，所以没有过失。

【解读】

在老子的心中，水是最接近于道的，因此他常用水来比喻品德高尚的人。他认为水有四个特性：一是柔，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，三是滋润万物而不求回报，四是不争。

先说柔。一个温柔和顺的人，大家

都愿意与其接触，因为他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接触的人越多，人缘就会越好，机会就会越多。再说停留在卑下的地方，也就是处处在下风，在洼地。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他去，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他做。三是滋润万物而不求回报。好多人做了些事情，就要求有相应的回报，给别人帮一次忙，就时时期望得到回报，稍有不称心，就会心生恨意。而性格像水一样的人，做事情不求回报，一心想着别人。四是不争。经常争的人，最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，也容易成为遭受攻击的对象，因此，不争恰恰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当别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不争的优势就出现了，“以不争”是也。

依据这四个特性，老子为我们描摹了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的形象：“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”用今天的话讲，谦卑处下，深思熟虑，与人为善，信守

承诺，精通业务，善于把握机会。试想，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不成功呢？纵观周恩来总理的一生，无论是在战火连天的革命岁月，还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他所显现出来的人格和上善若水的品格高度契合。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说：“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胸怀宽广，不计恩怨，广交朋友，用人唯贤，对人关心体贴、无微不至，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。”①8

(未完待续)



读书·连载